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

政術部二十九 獄 疑獄 寃獄 緩獄 留獄 囚 放囚 恤囚 活囚 錄囚 無囚

獄一

原釋名曰獄确也言實确人情偽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又謂之圜土言築土之表牆其形圜也又謂之囹圄囹領也圄禦也言領錄囚徒禁御也 詩曰宜犴宜獄

韓詩外傳曰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則其事也　急就章曰咎繇造獄後代因之　風俗通曰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是也　博物志曰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三代之異名也又狴牢者亦獄別名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同狴繫之　增說文曰獄謂之牢　易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又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周禮秋官曰以圜土聚教罷民　漢舊儀曰郡邸獄理天下郡

國上計屬大鴻臚東市獄屬京兆尹

獄二

原㘥圄　狴牢上見獄一　漢書曰有罪當械者皆頌繫應劭注曰頌者容也言見寛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

屬杓　象斗漢書曰勾圜十五星杓曰賤人之牢牢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　春秋元命苞曰為獄圓者象斗運合宋均注曰作獄圓者象斗運也

東市　北寺衛宏漢舊儀曰東市獄屬京兆尹西市屬左馮翊也司馬彪續漢書曰范滂字孟博坐繫黄門北寺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止也

掖庭　郡邸史記曰武帝譴責鉤弋夫人脱簪珥叩頭帝曰引去送掖庭獄　衛宏漢書舊

儀曰郡邸獄理天下郡國上計屬大鴻臚也

請室　謁居　絳侯因請室註今鍾下人魯謁居繫導官注諸獄皆滿權寄此者

見螻　夢蟻　劉義慶幽明錄曰晉廬陵太守龎企字子及上祖坐事繫獄而非其罪見螻蛄行其左右相謂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當生乎因投飯與螻蛄食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異之復與食數日間其大如豚及報當行刑螻蛄掘壁根為大孔因破械得從此出亡後遇赦得活　東無疑齊諧曰吳當陽縣董昭之乘船過錢塘江江中見一蟻著一短蘆惶遽垂死使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中夜夢一人烏衣來謝云僕是蟻中王君有急難當見先語歷十餘年時江左所刼盜横錄昭之為刼主繫餘姚獄昭之自惟蟻王夢緩急當告今何處告之獄因言但取兩三蟻著掌中祝之昭之如其言暮果夢昔烏衣人云可急去入餘杭山天下既亂赦令不久也於是便覺蟻攻嚙械已盡因得出獄過

江投餘杭山遇赦遂得免

春省 秋繕

禮記曰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又曰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鄭玄注曰囹圄所以禁守繫者則今之獄矣

上書 注史

後漢書曰尚書郎張宏獄吏上書自頌又鄒陽在獄中上書 崔鴻後趙錄曰石季龍幽中書令徐光於襄國詔獄光在獄中注解經史十餘萬言

不留 勿擾

周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史記曰蕭何卒召曹參參去囑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

星牢 天獄

韓陽天文要集曰貫索明貴人出詩含神霧曰杓為天獄主天殺也

圜扉 平砥

周禮曰若無節則惟圜土內之鄭元注曰圜土獄城也江淹上建平王書曰抱痛圜門含憤獄戶又王融曲水詩序曰鞠茂草於圜扉 衛展陳謗言表曰謗言廷尉獄平如砥有錢生無錢死此謗之起死生之

出於此法獄也

仰天　望氣　史記曰趙高案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　漢書曰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

黃沙　紫氣　晉武帝太康初置黃沙獄以訊囚徒黃沙獄名　山堂肆考曰初吳未滅時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張華問寶劍何在煥曰在豫章豐城獄中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至即掘獄基得雙龍劍

增雀角　犬牙　詩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釋文曰獄字從二犬猶二犬之牙也

原蟲盤　虎穴　漢武帝幸甘泉宮經長平坂見有蟲盤覆地色如生肝頭目口鼻皆具問於東方朔對曰此蟲名怪哉昔時拘繫無辜咸仰首歎曰怪哉怪哉蓋怨憤之氣感動上天所生也此地必秦獄處即按地圖果如其言上又問何以去之對曰積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灑之當消于是取蟲置酒

中須臾皆糜散 尹賞為長安令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以瓴甓為郭大石覆之名曰虎穴

增

三木 史記曰魏其侯衣赭衣關三木注云關三木頭及手足也又柳子厚斷刑論云貫五木加連鎖而致之獄

九棘 易曰習坎上六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釋文衆議獄於九棘之下也

原中都官 司馬彪續漢書曰武帝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先皆省惟廷尉及洛陽有詔獄

未央廄 衛宏漢舊儀曰未央廄獄主理六廄三署郎屬太僕光祿勳

侵絳侯 史記曰周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因告勃反捕理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絳侯既出曰吾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

辱安國 漢書曰韓安國坐法抵罪而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曰然則溺之

澤上有風

山下有火俱詳獄一易象辭

黄霸受經 杜篤爲誄漢書曰夏侯勝宣帝時議不當尊武帝廟及丞相長史黄霸坐不舉劾俱下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不息後漢書曰杜篤字季雅客居美陽數從令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悦賜帛免之

獄三

原畫地司馬遷書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 栫棘左傳曰吳子執邾子於樓臺栫之以棘栫扳也音賤 深室左傳曰寘諸深室室別爲囚室也 暴室扳庭織作染練者

増桎梏孟子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重事漢景帝紀曰獄重事也 大命路温

鈞傳云獄者天下之大命 **狴犴** 楊子曰狴犴使人多禮乎 **原內圜土** 周禮鄭注曰圜土獄城也 **振貢獄** 漢書曰貢於治水事屬水衡尉也 **增司政典** 呂刑曰司政典獄 **小宛刺** 詩小宛大夫刺幽王詩曰宜岸宜獄 **在縲紲** 論語曰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 **納槖饘** 左傳曰僖公二十八年晉執衛侯歸京師寘諸深室甯武子職納槖饘焉注曰武子以君在幽隘故以衣食為己職槖衣橐也饘糜也 **原三王有獄** 白虎通曰三王始有獄夏曰夏臺云云 **晉令固屋** 晉令獄屋皆當完固厚其草蓐無令漏濕 **司空詔獄** 舊儀曰司空詔獄治列侯二千石屬宗正 **若盧詔獄** 王商傳左將軍丹等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案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 **掖庭秘獄** 漢書曰劉

輔上言不宜立趙倢伃為皇后上使侍御史收縛下掖庭獄

太子家獄 舊儀曰太子家獄治太子官屬太子太傅也

蟲生憤氣 詳獄二

獸觸疑罪 論衡曰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臨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蓋天生聖獸助獄為驗故臯陶禮羊跪坐事之

增子長修史 漢司馬遷字子長因論李陵得罪幽於縲紲因而發憤作史記

殯母還獄 漢鍾離意為棠邑令民房廣為父報仇繫獄母病死廣哭不食意憐傷之聽廣歸殯母丞掾皆爭不可意曰罪自歸我義不累汝等遂遣歸殯殮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得減死論

奪父出獄 魏臧霸父式為獄掾能據法守正不狥太守私情太守怒收式付府獄霸令數人要奪父出與父俱亡命

導囚踰獄 魏孫禮荒亂時與母相失有馬台者為求得之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台令踰

獄乃自首主簿温嘉之白太祖得減罪一等

鵲巢獄樹 明皇即位以來二十年間號稱治平人罕犯法大理寺卿徐嶠奏云今歲天下斷死刑止五十八人先是相傳寺獄殺氣太盛鳥雀不棲今有鵲巢其樹百官以幾致刑措賀

鵲噪獄樓 朝野僉載曰唐貞元中黎景逸居空青山有鵲巢其庭每以餘食食之甚馴狎後景逸出仕被誣下獄一日有鵲飛於獄樓上下向景逸喜噪久之已而果赦下

獄四

原詩隋魯本與胡師耽同繫胡州出被刑獄中詩曰叔夜絃初絶韓安灰未然相悲不相見幽繫與幽泉 唐駱賓王幽縶書情通簡知己詩曰驄馬刑章峻蒼鷹獄

吏猜絶縑非易辨疑璧果難裁揆畫甦周道端憂滯夏臺生涯一滅裂岐路幾徘徊入穽方揺尾迷津正曝腮圜扉長寂寂疎網尚恢恢青陸春芳動黄沙旅思催覆盆徒望日蟄户未驚雷霜歇蘭猶敗風多木屢摧地幽蠶室掩門靜雀羅開自憫秦寃痛誰憐楚奏哀　增又憲臺出縶寒夜有懐詩曰獨坐懐明發長謡苦未安自應迷北叟誰肯問南冠生死交情異殷憂歲序闌空餘朝夕鳥相伴夜啼寒　原沈佺期幽繫詩曰吾憐曾家

子昔有投杼疑吾憐姬文公非無鴟鴞詩臣子竭忠孝
君王惑讒欺萋菲離骨肉含惋與此辭　增又曰無事
今朝來下獄誰期十月是橫河君看鷹隼俱能擊為報
蜘蛛收網羅　又同獄者歎獄中無燕詩曰何許乘春
燕多知辯夏臺三時併欲盡雙影未嘗來食蕊嫌叢棘
銜泥怯死灰不知黃雀語能雪冶長猜　儲光羲獄中
貽姚張薛李鄭柳諸公詩曰中夜囹圄深初秋縲紲久
疎螢出暗草朔風鳴衰柳河漢低在戶蠨蛸垂向牖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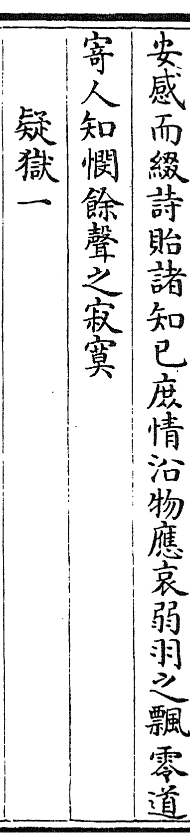
聲遠天末涼氣生霽後哀哀害神理惻惻傷慈母妻子垂涕泣家僮日奔走書辭苦人吏饋食勞交友寒服猶未成繁霜漸將厚諸公深惠愛朝夕在左右束濕雖欲操鈞金庶無負傷羅念摇翮跼足思驤首眷言出深穽永日常攜手　李白繫潯陽上崔相渙詩曰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感慈親白璧雙明月方知一玉真　劉長卿罪所上御史惟則詩曰誤因微祿滯南昌幽繫圜扉晝夜長黃鶴翅垂同燕雀青松心

在任風霜斗間誰與看寃氣盆下無由見太陽賢達不能同感激更於何處問蒼蒼　盧綸罪所送苗貟外上都詩曰謀身當議罪寧遣友朋聞禍近防難及愁長恩未分寂寥驚遠語幽閉望歸雲親戚如相見唯應泣向君　宋蘇軾獄中寄弟子由詩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　又曰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

向低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明李夢陽獄夜詩曰簷景棲棲落臺居黯黯幽鼠緣爭果墜螢過隔衣流幸竊餘光照那躅多穴愁亦知廣川子踽踏為春秋

增序唐駱賓王在獄詠螢火賦序曰綈袍匪舊白首如新誰明公冶之非孰辨臧倉之愬是用中宵而作達旦不瞑覩茲流螢之自明哀此覆盆之難照況乘時而變

含氣而生雖造化之不殊亦昆蟲之一物應節不僭信也與物不競仁也避日不明義也臨危不懼勇也事有沿情而動興因物而多懷感而賦之聊以自廣　又在獄詠蟬詩序曰余禁所禁垣西是法廳事也有古槐數株焉每至夕照低陰秋蟬踈引發聲幽息有切常聞吟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僕失路艱虞遭時徽纆不哀傷而自怨未摇落而先衰聞蟪蛄之流聲悟平反之已奏見螳螂之抱影怯危機之未



安感而綴詩貽諸知己庶情沿物應哀弱羽之飄零道
寄人知憫餘聲之寂寞

疑獄一

增賈子曰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
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
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為當罪半
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
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白璧二其色相如也其

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

疑獄二

原惟輕 有赦 舜典曰罪疑惟輕周書曰五罰之疑有赦罰贖刑罪也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言重疑也 無質 不聽 疑事無質質成也疑則捨之不可成也 禮曰有旨無簡不聽注曰簡誠也雖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 闕疑 緩死 罪疑 刑放

雖國令是干罰宜無小　而人心未厭事合從輕

宣尼之聽訟辭不獨見也　漢景之恤疑獄亦命讞之

疑獄三

原共赦禮記曰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則赦之讞疑　吏不決詳疑獄四漢高詔　人不厭漢景帝詔曰諸疑獄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平亭疑法史記曰張湯決大獄請博士弟子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注亭均也調也言平均疑法及為讞疑奏之　分別著讞又曰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受是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注著明書之也挈獄訟之要書於讞法挈令以為後代式

疑獄四

增詔漢高帝讞獄詔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

寃獄一

增後漢書曰永平中寒朗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

屬共考案楚獄顔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為忠平所誣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兾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内别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

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　永平二年京師旱和熹鄧皇后親幸洛陽寺錄寃獄有囚杜洽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

視覺之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冤獄二

原亡璧　盜金　楚相亡璧門下疑張儀盜之掠撻數百　下詳猜認直不疑　增刳腹　刵耳　唐武后時酷吏來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惎謀反誅之惎子訟寃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刳其腹秋官侍郎劉如璿見之竊歎融恨恚張說乃與崔隱李林甫共劾說引術士王慶則奏表其問及引僧道岸冒署右職帝怒詔源乾曜隱甫韋抗等即尚書省鞫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刵耳列寃　唐宇文　原肺石民　棘林鬼　周禮曰以肺石達窮民注赤石也　策秀

才文曰胇石少不寃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樹棘槐聽訟於其下夜哭之鬼謂無辜者

冶長非罪　良夫無辜　上詳獄四　左傳曰衛侯夢人被髮北面而譟曰予為渾良夫叫天無辜

不察申生　竟死孝婦　左傳曰申生曰君實不察其罪　上虞寡婦養姑以壽終姑女誣告婦加鴆竟結其罪孟嘗字伯周為戶曹明之不可天連旱後太守殷丹至明之遂雨

五月降霜　三年致旱　鄒衍被囚仰天而歎五月降霜　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夫死不嫁姑恐累之自殺姑女告婦殺母婦自誣服殺姑于公明之不可竟殺之郡界旱三年後太守至祭其冢天乃立雨

增

大霧不開　淫潦自霽　南部新書曰唐李錡之誅大霧三日不開或聞鬼哭上疑其寃詔收葬之　唐崔碣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龐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

咨存亡乾夫内恍其色且利其財既占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即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為富人及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賂而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遂失明及碣至可久陳寃碣廉得其情即勑吏掩乾夫並前獄吏下獄悉發贓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方淫潦獄決即霽

原寃濫　頗邪　黃沙失入

丹筆誤書　抱恨入地　無辜籲天　瓜李雖疑　薰猶自別　生為窮人　死為寃鬼　未聞情得　但見獄成　獄非明察　法乃濫施　得情猶合哀矜　非罪誠宜開釋　劒有餘寃尚能衝斗　日無私照猶隔

覆盆 衆口鑠金信非其罪 片言折獄不見其人

寃獄三

原死灰不然 詳獄三韓安國

捶楚求罪 捶楚之下何求不獲雖臯陶聽之猶謂死者有餘辜

增鄭昌訟寃 漢司隸校尉蓋寬饒剛直公清刺舉無所避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寛饒因奏封事上以為怨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寛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寃上竟下寛饒吏寛饒引佩刀自刎北闕下衆庶莫不憐之

為兄訴寃 唐穆贊字相明累官侍御史陝虢觀察使盧岳妻分貲不及妾子妾訴於官中丞盧佋欲重妾辜贊不聽佋與宰相竇參共誣贊受金捕送獄贊弟賞上寃狀詔三司覆治無驗猶出為柳州刺史

申理元忠 唐中宗時諸張深怨魏元忠乃

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天子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直若令抵罪失天下望䀶元忠為高要尉

誣劾韋賞

唐杜兼字處宏僚官韋賞陸楚皆名家子有美譽嘗論事忤兼兼遂誣劾以罪帝遣中人至兼廷勞畢出詔執賞楚殺之二人以無罪死天下莫不稱冤

雪師旦枉

唐李尚隱擢左臺監察御史時有馮昭泰者性鷙刻人憚其彊嘗誣桐廬人李師旦二百餘家為妖蠱繫獄詔御史覆按皆託病不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為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冤

訟岳飛冤

宋秦檜矯詔下飛與子雲大理獄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字鑄察其冤白檜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為言又使于鵬孫革等證飛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等皆

言岳飛無辜不聽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布衣劉允升上書訟岳飛寃下大理獄死 原

多殺不辜 而號無告無所告也 銜寃飲恨 吞聲飲恨

與濁吏何親 與寃人何讐 氣怨結而不揚 滿汁而橫流 國章斯抵誠合申之 人命所懸豈宜寃濫

寃獄四

增詩唐錢起歎畢少府以持法無隱見繫詩曰用法本禁邪盡心翻自極畢公在囹圄世事何糺纆翠鳳呈其

瑞虞羅寄鎩翼因中千念時窗外百花色落景閉圜扉春蟲枉叢棘古人不念文紛淚莫沾臆　明楊繼盛朝審途中口吟曰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僻從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又獄中紅芍詩曰寒柝淒淒哀怨絶陰雲黯黯鬱愁結西風滿地芍痕紅盡是渭囚寃淚血　又臨刑詩其一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
魂補

增制唐申理冤屈制曰朕祗膺寶歷寅奉璇圖常居安以戒危每在得而思失慮一夫之弗獲憂萬方之有罪以為承平既久區寓至曠州邑相望衆庶殷阜事繁則詐起法弊則姦生念茲冤滯載懐惻隱是以頻發詔書庶幾息訟　又制曰微物不安每切納隍之慮一人失業更軫宵衣之懐思欲下情上通無令壅隔所以明四

聰也其官人百姓等有寃滯未申或獄訟失職或賢才不舉或進獻謀猷如此之流任其投匭凡百士庶宜識朕懷

增書唐陳子昂申宗人寃獄書曰臣伏見宗人嘉言有至忠之誠抱徇公之節執法不撓為國殄讐頃者逆亨賊臣陰搆禍難潛圖密計將危社稷當時逆節初露朝野震驚賴陛下神武之威天機電斷得奉聖決恭順天誅不顧軀命不避彊禦惟法是守惟惡是讐幸能察罪

明辜窮姦極黨使伏法者自首情實天衢得以清泰萬國得以歡寧今乃遭誣罔之罪被搆架之詞陷見疑之辜困無驗之告（集作詰）幽窮詰獄吏不見明肝血赤心無所控告母年八十老病在牀抱疾喘息朝不保夕身幽獄户死生斷絶朝蒙國榮夕為孤囚臣竊痛之

緩獄

原不留（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緩死（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 要囚

詳刑法三 緩刑（周禮） 容姦 利淫 仲春省（月令曰仲春天子命有司

省囹圄去桎梏 孟夏挺挺寛也孟夏挺重囚至秋方決 出輕繫而無肆掠止獄訟

舍之

輟丹筆 刑將不變 獄貴惟精 若審慎而無他 雖愆期而可恕 淹恤過時亦宜問罪 稽留有故亦可徵辭 將蔽罪之有程敢忌慎守 未得情而難斷寧免稽遲 國章斯抵宜守限於申嚴 人命所懸豈忘情於審慎 雖緩死以過時未盡善也 比失刑於欲速不猶愈乎

留獄

增後漢書曰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贓抵罪遂增錮
二世釁及其子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贓罪司徒楊
震等議依光比劉愷獨以為春秋之義惡惡止其身禁
錮子孫非先王祥刑之意　唐書曰唐扶字雲翔太和
五年為山南宣撫使內鄉倉督鄧琬負度支漕米七千
斛吏責償之繫其父子至孫凡二十八年九人死於獄
扶奏申釋之詔切責鹽鐵度支二使天下監院償逋繫
三年以上者皆原　又曰白居易見度支有囚繫閿鄉

獄者更三赦不得原乃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朝廷許之　又曰初鹽鐵度支屬官悉得以罪人繫所在獄或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歲千百數不時決殷侑奏許州縣糾列所繫申本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許之　原違限之糾　慢官之科　雖要囚惟恤　而折獄有程　雖事無欲速　而法有勾稽　既察情而得情　何當斷而不斷　既非伏念之勤　宜及過時之責　若

踰伏念之時淹恤不糾　則恐舞文之吏因緣長姦
聽訟之要辭既易於二三　伏念之期日遂踰於五六

囚一

原風俗通曰囚遒也言辭窮情得以罪誅遒也　增尚
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又泰誓
曰囚奴正士　毛詩曰在泮獻囚　周禮曰罪人寘諸
圜土故囚字為口守人此其象也　周官曰掌囚掌守
盜賊凡囚者鄭元注云囚拘也此其事也　易坎卦曰

上六利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　漢書天文志曰有勾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也　淮南子曰拘囹圄者以日為修當市死者以日為短　韓陽天文要集曰流星入昴貴人繫囚也

囚二

原左傳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懼而歸之　又曰莊公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公右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　又曰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音審取戈以斬囚　又曰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不疑多有所平反母為喜笑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又曰王章下廷尉獄妻子皆繫小女年十二

起號哭曰平常獄上夜呼囚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也果死　東觀漢記曰馬援為郡督郵送囚至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命北地遇赦　後漢書曰陸續字智初太守尹興辟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興詣廷尉續與主簿梁宏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續母遠至京師覘候無緣與續相聞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

故但悲泣耳使者大怒以為門吏通傳意氣將召案之續曰囚食餉羮誠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母常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　魏志曰賈逵字道逵宗太祖征劉備先遣賈逵至斜谷視形勢道逢水衡載囚數十車逵以運急輙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　晉書曰曹攄字顏遠為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新歲人情所重豈欲暫見家耶衆囚皆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

獄出之剋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　北史曰後魏元麗拜雍州刺史為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　宋書曰王志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地因經年不決志到官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為東陽太守郡獄有罪重囚十餘人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惟一人失

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 北史曰蕭撝入周為上州刺史為政以禮讓為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切懷景行以之獲罪亦所甘心諸囚荷恩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 陳書曰張種以外戚賜無錫嘉興縣侯秩嘗於無錫見有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曝日遂失之陳文帝聞之笑而不責 唐書曰韋仁壽隋大業末為蜀郡

法司書佐獄無寃囚其有罪者臨時就戮猶西向為仁壽禮佛而死　又曰太宗親錄囚徒多所原宥見死罪者憫之放歸於家限至來秋即戮乃勅天下死囚皆放令入京並依期而集於是天下死罪囚三百九十人皆釋禁自至不勞督領一無逃散太宗感其奉法盡赦之

又曰高宗遵貞觀故事務在恤刑嘗問大理卿唐臨在獄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合死上以囚數少甚喜　又曰呂元膺為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

歲終閱郡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惻焉盡脫其械縱之與為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賊相引而去

囚三

原籥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繫室籥動獄中人當出故其感應令籥動也　詩含神霧曰杓為天獄中星虛囚則開出　夏臺　羑里　夏桀為虐召湯囚之夏臺　殷紂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縲紲　公冶長在縲紲之中　琅當　王莽捕關東犯鑄錢以鐵琅當鎖其項

傳詣鍾官萬數注琅當長鎖也 **黑幪** **赭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飾而加明刑注弗使冠飾著黑幪　史魏其衣赭衣 **攘獄** **捕亡** 周禮謂拒當獄者　捕亡律主守不覺失囚減囚罪二等若拒捍走者又減二等皆限百日內追捕限外他人捕得若囚已死及自首除其罪又曰徒流囚徒限內亡者一日笞四十三日加一等主守不覺減囚罪三等故縱者即與囚同罪也 **蒙幕** **著械** 左傳晉人囚季孫意如以幕蒙之　晉棠邑丞劉榮坐事當死縣有野火延及榮脫械救火畢還自著械 **搶地** **仰天** 漢書司馬遷與任安書曰當此時也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　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夏挺**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鄭元注挺寬也　謝承後漢書曰會稽盛吉為廷尉每至冬節罪囚當斷垂泣而決其

罪

就格 促械 華嶠後漢書曰范滂以黨事下黄門北寺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等爭受楚毒 魚豢魏畧曰賈逵為丞相主簿魏王欲征吳逵諫王怒付獄吏不即著械逵曰促著我械王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將遣人來察著械適訖果遣人視之

至冬 休臘 上詳冬決注 陳留耆舊傳曰虞延除淄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詳放囚

要奪 導踰 魏臧霸父式為獄掾據法不聽太守私殺太守收霸父付獄霸將數人要奪與父亡命 魏孫禮私導馬台令踰獄詳獄四

石室 金墉 吳越春秋曰吳王拘越王勾踐與大夫范蠡於石室 晉雜事曰齊王冏舉義兵囚趙王倫父子五人於金墉城

竹囚 梧象 晏子春秋曰景公樹竹令吏守之有斬竹者公以車逐之得而拘之晏子曰君人者寬惠慈衆公令出所斬竹之囚 王充論衡曰

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形詳察獄　內宮　永巷　孔衍春秋後語曰秦穆公將兄三人囚於內宮　漢書曰呂后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　籠鳥　檻猿　係徽纆　拘囹圄　易曰係用徽纆詳刑法三叢棘注　下淮南子詳上囚二　釋箕子　出許楊　武王下車釋箕子囚　許楊被譖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遽白鄧晨驚曰果濫賢太守即出楊遺還　囚轑陽　縶軍府　左傳曰越椒囚蔿賈於轑陽　又曰鍾儀幽而楚奏詳囚四楚囚鍾儀注　關三木　入五刑　魏其大將關三木詳獄三　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注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罪　解史慈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常為山越所執孫策躬自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

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與卿共之虞預會稽典錄曰鍾離意為崇邑令縣民房廣繫獄母死意乃出之廣殯畢自還詳獄四

身非木石 職納槀饘 司馬遷書圜牆之中身非木石與法吏為伍左傳甯俞忠於衛侯以衛侯衣食為己職詳獄四

囚四

原又維 易曰拘係之又從維之

脫桎 易曰用脫桎梏

不拳 周禮中罪不拳詳下

胥靡 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連繫而相隨服役之也

頌繫 漢景帝著令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注師樂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梏也

逮繫 淳于公下獄逮繫長安注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傳送囚也

瘐死 漢宣帝詔繫者掠苦飢寒瘐死獄中朕甚

憫之其會郡國歲上繫囚以掠苦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注瘐死囚徒病肂為瘐死或作瘉

為械 朱安世曰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

縲囚 幽縶

入穽搖尾

荷校滅耳 易噬嗑卦上九爻辭曰荷擔荷也校枷也受没刑之人為惡既積刑罰上重遂至滅没耳也

屨校滅趾 又曰屨校滅趾无咎足著於械又戕於足趾罪輕能自懲戒不復更行故无咎也

囚者梏拲 周禮掌囚職曰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拲音居勇反拲者兩手共一木桎梏兩手各一木在手曰梏在足曰桎

一年而舍 又曰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

三年不齒 又曰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拘者滿圄 晏子春秋曰景公藉重而獄多

拘者滿圄怨者滿朝

楚囚鍾儀左傳曰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

秦囚孟嘗史記孟嘗君傳曰為秦相或說曰孟嘗賢而父齊族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昭王乃囚欲殺之獻狐白裘得免

囹圄以囚　桎梏以縶

灌夫縶居室漢書灌夫傳曰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縶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後改名曰保宮

囚之士弱氏左傳曰衛獻公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杜注士弱晉主獄大夫

梏之疏屬山山海經曰貳負之臣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

劉輔縶秘獄詳獄四

周勃受吏侵辱漢書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乃免

韋曜因吏上辭

相就國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

上辭吴志韋曜傳孫皓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曜因獄吏上辭

囚五

原詩隋虞綽於婺州被囚詩曰窮通雖有命逋亡誠負累背恩已偷生臨危未能死待罪既不測法禁復無已厚顔羞朋友囚心愧妻子聖日始東扶徂年迫西汜方違盛明代永向幽泉裏況當此春節物侯驚田里桃蹊日影亂柳徑秋風起動植皆順性嗟余獨淪恥投筆不

重陳此情寄知己　增唐元稹慙問囚詩曰司馬子徽壇上頭與君深結白雲儔尚平郄落擬連賣王屋山泉為别游各待陸渾求一尉共資三徑便同休那知今日蜀門路帶月夜行緣問囚　宋唐庚訊囚詩曰參軍坐廳事據案嚼齒牙引囚到庭下囚口爭喧譁參軍氣益振聲厲語益切自古官中財一一民膏血為吏掌管籥反竊以自私人不汝誰何如摘頷下髭事老惡自張詎佐日月明推窮見毛脉那可口舌爭有囚奮然出請與

參軍辨參軍心如眼有瞍不自見參軍在場屋薄薄有聲稱只今作參軍幾時得騫騰無功食國禄去竊能幾何上官乃容隱曾不加譴訶因今信有罪參軍宜揣分等是為貧計何苦獨相困參軍噤無語反顧吏卒羞包裹琴與書明日吾歸休

增制唐中宗慮囚制曰禮防君子自昔通規律禁小人由來共貫朕情存革務志在懲愆欲申作解之恩慮開徼倖之路非所以納人軌物垂裕後昆既屬陽和之辰

宜敦耕稼之業三農啓候方陳敬愛之規百姓為心爰軫泣辜之念將申慮降再釋狴牢庶無滯禁之寃仍示小懲之戒其都城之内見禁囚徒朕特親慮仍令所司具為條例奏聞

增判唐失囚判曰圜土不嚴罪人其遁亡而由巳誠曰慢官獲則因人其何補過相彼維甲所謂攸司不念恪居儆于羑里旋聞失守逸乃楚囚雖非故縱所因曾是慢常而致徒稱勿佚未可塞違得於他人自是疎網無

漏失其所職豈可出柙不科無貪假手之功固合甘心於責

放囚

原兩釋左傳曰兩釋纍囚　一重詳囚二賈逵　乃逸左傳曰晉人令曰蒐乘補卒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注曰緩之令逸欲使楚人知其謀也　而縱詳囚二馬援　弛刑漢書若令責保　出繫月令出輕繫　至節輒遣晉范廣字仲將為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以付縣家有老母至節廣輒遣還榮如期返　刻期並來詳囚二曹攄　伏臘皆歸後漢虞延字子大為淄陽令歲時伏臘放囚歸皆尅期返有一囚於家病自載詣縣既至而死

寒病遂解後漢鍾離意字子阿辟司徒府送囚詣河內時河內寒徒病路過弘農意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與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世祖謂侯霸曰君所使掾何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恣所欲適與剋期俱至無敢違者

誦經脱械晉苻丕左丞相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杻械其手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有為開械脱出若殮母有尊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乃以為洛陽令

還獄詳獄四 務以哀矜 示其仁信 無苟免之心待而懷惠 守自拘之限來不忍欺

恤囚

原給酒漢趙廣漢為京兆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刼執之求財廣漢就曉之曰京兆尹謝兩卿無殺天子

臣釋質束手得善相遇二人即叩頭送獄廣令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斂葬具皆曰死無所恨

愍無子詳獄二喬智明　問辭狀吳顧雍為丞相為呂壹所誣毀後壹繫廷尉命雍鞫訊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曰君得無欲有所道耶壹叩頭無言　增給衣薪宋神宗詔天下繫囚貧乏者冬月權給衣被薪炭及飯食仍委長吏提舉　具湯沐宋紹興元年有進呈疏決禁囚者上曰此事甚好朕方念之聞祖宗時常遣内侍持餅肉徧賜繫囚仍具湯沐以示恩惠

活囚

原偉張蒼史張蒼坐法當斬解衣伏鑕肥白如瓠王陵偉之言於沛公赦不斬　壯王訢暴勝之欲斬王訢訢曰殺訢不足增威不如時有所寛以明恩貸勝之壯其言而赦之　崔篆出

姦漢書崔篆為建新大尹獄姦填滿出二千餘人掾吏皆叩頭曰將有悔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詳獄二

邴吉拒使詳獄二

寒朗陳冤詳冤獄一

袁安條奏後漢汝南袁安遷為楚郡太守楚王英謀反連及數千人顯宗怒甚治之迫急囚皆自誣安至案獄無證明者條上出之掾吏叩頭爭安曰如不合上意太守自坐不相及帝悟奏出四百餘家

增元吉辨冤寶訓曰石州判官馮元吉辨冤獄全活者二人特超一資賜緋章服以獎之

多所全活宋趙普為軍事判官太祖與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將就死普意其有冤啟太祖更訊之所全活者十七八

仲孫審獄宋姚仲孫為許州司理時有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責賄不與而惡之曰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抵死仲孫疑之嗣

宗怒曰若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眞盜嗣宗喜曰審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全活者數十人

張奎辨囚

宋張奎守婺州有滯囚法當死獄成三問輒不服轉運使命奎覆按一視牘而辨之得不死人皆服其明

唐肅白寃

宋唐肅為泰州司理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旦視之血污其衣為吏所執不能明遂自誣服肅為白其寃而知州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日果得眞殺人者

訪問非盜

宋孫觀察廉權知滄州有劫盜獄成廉疑之謂其僚屬曰我武人也獄非吾事試召其鄰里而訪問之皆曰非盜也既二日果得眞盜降詔奬諭之

釋囚得賊

厚德錄曰宋靳宗說嘗攝滄州鹽務縣里有繫囚坐殺人法當死宗說疑之會犯者言其母年九十病甚願一別母而死宗說憫然釋囚縛令人與俱往既而吏獲所殺人者

錄囚

原口說 應奉為郡決曹吏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千人太守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一無遺脫

面罵 吳呂壹以姦罪繫廷尉尚書懷敘面罵辱壹丞相顧雍責敘云云

多得情

僞 後漢左雄為青州刺史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僞

有所平反 詳囚二雋不疑

無囚

原黃霸 漢書黃霸為潁川太守百姓嚮化八年獄無重囚

童恢 後漢書童恢為不其令獄連年無囚

囹圄空虛 恩惠懷感 劉平為全椒令有恩惠百姓懷感刺史行縣獄無繫囚

增三年無囚 何易于為益昌令獄三年無囚

府縣獄空 唐代宗性

仁恕即位五年府縣獄無重囚

大理獄空 宋紹興間大理司奏獄空上曰大理寺臨安府在闕下雖未敢謂刑措然獄訟清簡冤抑得申亦庶幾焉

三院獄空 宋神宗元豐五年四月知開封府王安禮言三院獄空安禮事至輙斷庭無留訟於是以獄空揭諸府門遼使過見歎息稱為異事上曰安禮留意吏事能駭動外夷於古無愧矣

本寺獄空 宋孝宗淳熙五年閏六月大理寺卿吳交如等奏本寺獄空欲依故事稱賀詔免上表

為獄代償 宋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曰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孰若為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即日輸錢囹圄為之一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九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一

政術部三十 法官 聽訟 議讞 察獄 舉按 拷訊 款辯 鬭傷 藥人 誣人 殺人 告人罪 從坐 相代罪 猜認 錯誤 文字誤 使吏供己 犯夜

法官

原典獄 主獄者 坐獄 坐獄於王廷 三世 吳雄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

四人 漢宣帝詔曰今廷平任輕祿薄為立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務公平之選 增提刑

宋職官志曰總郡國之庶獄核責其實而覆以法督治姦盜申理冤濫則隸提刑司 司寇 周禮有秋

官司寇

原聽訟辭　史記孔子在位聽訟辭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

傅古義　漢武帝方向文學張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春秋補廷尉史也

李離伏劍　史李離晉文公理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過也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受祿為多不與吏分過聽殺人傳罪下吏非所聞伏劍而死

孔號詳平　漢孔光為廷尉法令號詳平

于求寬恕　漢于定國求明察寬恕以黃霸為廷平

定國飲酒　于定國飲酒數石不亂為廷尉冬月請治讞飲酒益精明

魏置理曹　理曹即法曹

晉置博士　晉衛覬奏刑法國家所重而私議所輕獄者人命所懸而選用者卑請置律博士相教授遂施行

倪寬不習事　漢倪寬射策補廷尉文學卒史為人溫厚口不能言語發明張湯畫

用法律吏謂寬不習事不署從事 **陳嶠不讀律** 陳嶠不讀律而得廷尉之稱 **方知獄吏之尊** 詳獄三周勃 **尚存獄吏之失** 漢路溫舒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王彪之比張釋之** 晉王彪之字叔武為廷尉有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同郡人周嶠嶠從兄球詣州訴寃揚州刺史殷浩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為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科不肯受與相反覆詔令受之彪之上疏引據時人比之張釋之 **霍光用杜延年** 輔之以寬詳寬刑

聽訟一

增易訟卦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又豐

卦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毛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召伯聽斷之處也　又曰行露召伯聽訟也　尚書大傳曰聽訟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寛寛之術歸于察察之術歸于義聽而不寛是亂也寛而不察是慢也　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下棘赤心有刺言洽人情者原其赤心不失實事所以刺人情令各歸實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也　禮記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正在我之刑明在人之辟又必三刺以廣詢於衆一曰訊羣臣二曰

訊羣吏三曰訊萬民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附從輕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雖是罪可重猶赦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盡其情也

聽訟二

增左傳曰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右助也王叔陳生怒出奔晉侯使士丐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

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士丐於王庭聽之

風俗通曰頴川有富室兄弟同屋兩婦俱懷孕大婦數月胎傷因閉匿不産期至弟婦生男夜因盜取爭訟三年州縣不能決丞相黄霸出殿前使卒抱兒去兩婦各十餘步叱婦自往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叫啼弟婦恐傷害之因乃放與而心甚自慘悽霸曰此弟婦子也責問大婦乃具服　後漢書曰王渙爲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寛猛之宜其寃嫌久訟歴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

莫不曲盡詐情壓塞羣疑又能以譎數摘發姦伏京師稱歎以為溴有神筭　宋書曰傅琰為山陰令有賣針賣糖嫗爭絲各言已者詣琰琰挂而輕鞭之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有二老爭雞問何食一云食粟一云食豆剖之見粟罰言豆者人畏如神明也　後魏書曰李崇為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鄰証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二父與兒各在别

處經禁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偶患向已暴死茍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　隋書曰辛公義為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親自驗問十數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詞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二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荅曰刺史無德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爭訟者其鄉閭父老

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聽訟三

原稽貌 察情 考其貌慎獄之至也魏志吳質曰察其情色 忠愛 欽恤 禮記曰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謂聽訟獄也尚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注曰敬之敬之惟刑之可憂也 猶人 老吏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下詳獄二張湯 束矢 鈞金 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注必以束矢者自表其直也不入則不聽也又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致於朝然後聽之注獄相告罪也劑券書也使各齎券書又入鈞金三日而聽之重刑也不入金則自服不直不堅也鈞三十斤 留辭 速獄 謂一人之辭最難聽也 詩曰何以速我

獄

增妾逐妻　僕告主

宋王罕知潭州有狂婦屢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之其言稍可曉本婦為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奪其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資婦良愈郡人稱為神明

宋宋庠字公序知河南府有一僕告主舉人行囊有漏稅物庠曰舉人行囊孰無貨物未可深罪若僕告主此風不可長也乃治僕罪遣之

窮詰書吏

免坐貸人

三國魏胡質字文德為常山太守遷任東莞有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聞此士無讎而家有少妻所以死乎悉召見其比居年少有書吏李若聞之色動遂窮詰其狀即首服

唐時有權梁山者謀逆敕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久不能決乃命宋璟為京兆留守復按其獄一言而決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於人按獄吏欲並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人情有之而狂謀卒然非所防意使知而不假是與為反貸者弗

知何罪之有遂縱數百人

治毋告子 詰父稱翁

國史異纂曰唐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傑察其非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其罪至此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毋寧復悔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尸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尚冀其一悔再三諭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傑密擒之一問遂承伏云某與婦私常為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寡婦及道士同棺載之 宋程明道為澤州晉城令富民張氏子父死未幾有老父至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且陳其由張氏子驚疑相與詣縣辯理老父曰某業醫遠出妻生一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顥曰歲久矣汝何記之詳也老父曰書於藥法冊後歸而知之因命以其冊進冊中書云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顥問張氏子汝年幾何曰三十六又問汝父年幾何曰七十六遂謂老父曰是

子之生其父纔年四十人即謂之翁乎老父驚駭遂服罪 原從情從辭 求生求殺孔子曰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 又曰古之聽人求所以生之今之聽人求所以殺之 情得獄成 辭貴明徵 罪宜慎測 刑將不變 獄貴惟精 黃沙執憲 丹筆垂仁 既慚金矢之直何追鐵冠之劾 梧丘有雪冤之魂 棘林無夜哭之鬼 刑期無刑經邦之茂範 殺以止殺有國之宏規 泣辜流念無虧大禹之恩 丹筆哀矜有裕放勛之惠 漢制九章設黎元之銜勒 湯存一面作黔首之

隄防　干紀亂常必加誅於三族　反道敗德終不捨於五刑　定國之司廷尉爰求明察　不疑之尹京師多所平反

聽訟四

增辯處 杜祐補剡縣丞常過潤州刺史韋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他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詢祐祐為辯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　原別約劑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注傳別手中別書約劑今之契券　擧要契 左傳王叔氏不能擧其要注要契之辭　必以情 左傳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　不失情 動不失情　眚災肆赦 尚書

舜典

察辭于差呂刑察辭于參差也　閱實其罪呂刑罪與罰相當也　惟良折獄　哀敬折獄　非從惟從　惟察惟法並呂刑

協日以刑周禮司寇要之旬而職聽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獄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　旬日乃弊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注用情理之十日乃斷冀有可出也　棘木之下禮記獄成告於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

中嚴仲秋月令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　明徵其辭左傳

斷獄敝訟敝亦斷也　知法省刑漢書刑法志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　以怒

增刑漢雜事篇曰博士申威也　治獄如水桓子新論　令羊觸之論衡罪疑

者令羊觸之

定公失席

禮記檀弓曰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

文姜去氏

孔叢子曰梁人娶後妻後妻殺夫其子殺之梁相以此子當大逆論季彥曰昔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絕不為親禮也且手殺重於知情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

穆公失敎

尸子曰秦穆公明於聽獄斷刑曰寡人不敏敎不至

越王援刀

淮南子曰越王決獄不當援刀自割

決獄觀壁

詳疑獄一陶朱公

不用三冬

後漢陳寵咸之曾孫明家業時肅宗詔絕鉆鑽慘酷之科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時帝始改用十月初冬而已元和年旱賈宗上言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陽氣發洩招致災旱寵奏冬至陽氣始萌月令曰諸生蕩仲冬日身欲寧事欲靜若降盛怒不可謂寧行大刑不可謂靜帝納之為廷尉每附輕典

務從寬

麥秋之時 漢和帝令麥秋案驗薄刑司徒魯恭上疏諫盛夏召農人拘對上失天時下傷農業一夫吁嗟王道為虧後卒施行

丙吉處度得所 風俗通曰陳留富公年九十無子娶田家女為婦一交接便絕氣後生得男其女爭財丙吉決之

何武原情得理 風俗通曰沛郡富公家資二十餘萬少婦生子年纔幾歲頓失其母又無親近其女不賢公恐爭其財子必不全因呼族人為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與兒詣郡自言求劍時太守大司空何武也省其書曰女性強梁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俾與女實寄之耳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婿必不還其劍當問縣官縣問或能證察得以見伸何用慮強遠如是哉悉取財以與子曰弊女惡婿溫飽十歲亦以幸矣論者乃服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俱呂刑）　意苟不惡釋而無罪（董仲舒）　意惡功遂不免于誅（漢薛宣傳）　陳寵平治無所不服（漢雜事曰陳寵為司徒掾天下之訟所平皆伏）　郭公所決退無怨情（後漢郭躬父弘習小杜律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小杜律者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　在家之女從父之刑既醮之婦從夫之戮（詳總載晉何曾）

聽訟五

增詩唐錢起縣内水亭晨興聽訟詩曰晨光起宿露池上判黎甿借問秋泉色何如拙宦情磨鉛辱利用策蹇愁前程昨夜明月满中心如鵲驚負恩時易失多病績難成坐惜寒塘晚霜風吹杜蘅　崔國輔送韓十四被魯王推遞往濟南府詩曰西候情何極南冠怨有餘梁王雖好士不察獄中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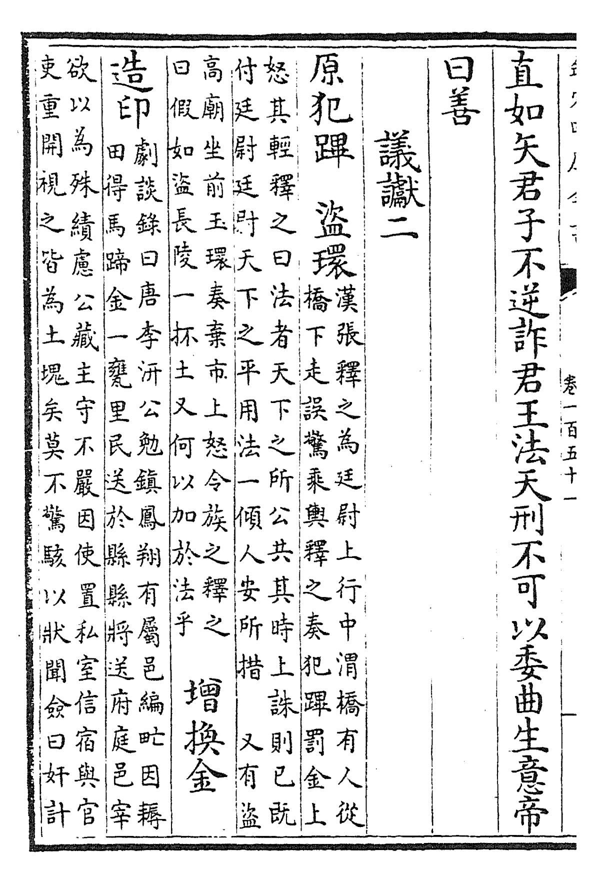
議讞一

增經濟類編曰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

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王毋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王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今次王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寛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温慈和恵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王其為

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　又曰郭躬字仲孫頴川陽翟人也父弘習小杜律躬少傳父業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别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名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當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

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後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

議讞二

原犯蹕　盜環　漢張釋之爲廷尉上行中渭橋有人從橋下走誤驚乘輿釋之奏犯蹕罰金上怒其輕釋之曰法者天下之所公共其時上誅則已旣付廷尉廷尉天下之平用法一傾人安所措　又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奏棄市上怒令族之釋之曰假如盜長陵一抔土又何以加於法乎

增換金造印　劇談錄曰唐李汧公勉鎭鳳翔有屬邑編甿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甕里民送於縣縣將送府庭邑宰欲以爲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置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皆爲土塊矣莫不驚駭以狀聞僉曰奸計

換之邑宰莫能自白遂以易金伏罪繫獄以案上聞汧公覽之盛怒時袁相國滋字德深在公幕中曰甚疑此事請更詳之汧公因使袁移獄於府中案問閱甕間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存焉遂於列肆索金鎔瀉與塊相等秤其半已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之力乃二農夫以竹舁至縣境計其金非二人以竹擔可舉其即路之時金已化為土矣於是羣疑大豁遂獲清雪汧公歎服無已其後袁至德宗時為宰相　趙林為武安軍推官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

原人心不厭　吏議難知

漢景帝詔曰疑獄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朱博遷廷尉職當讞平天下獄恐為官屬所誣謂掾吏曰本起武吏不通法律然三尺律人事出其中諸君試取吏議難知者為諸君覆之乃為平處十中八九吏大驚異

誤傳當

罰　爭死乃讞　上詳議讞一郭躬　張儉字元節亡投孔融兄褒褒不在融匿之事發并收褒融爭死問母曰家事當在長妾合當辜一門爭死郡不能決乃上讞詔坐褒

議讞三

原不當　詳議讞四漢景帝詔

再却　廷尉張湯有疑奏已再却矣倪寬為言其意因使寬為奏成讀之皆伏寬所奏即得可上曰前奏非俗吏之所為也

移讞　讞疑

上讞

讞於公　禮獄成有司讞於公

奏讞掾　張湯舉倪寬云云

增為天下公　唐戴冑清直為大理少卿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贖冑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封德彝固執冑曰校尉由無忌致罪法

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由是皆免

法不應坐

唐張蘊古除大理丞初河內人李好德素有瘋疾而語涉妖妄蘊古究其獄稱好德瘋疾有徵法不應坐御史權萬紀劾蘊古狥情阿縱奏事不實太宗大怒令斬於東市尋悔因發制曰凡決死者命所司五奏覆蓋自蘊古始也

僕不去曹

唐李日知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為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當免一因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此曹因無生理日知曰吾不去此曹因無死法皆以狀讞後卒用日知議

議讞四

增詔漢景帝讞獄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

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寛

察獄一

增後漢書曰左雄為青州刺史界内肅清每行部録囚徒察顔色知情偽　晉書曰苻融仕苻堅為司隷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宿妻家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自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豐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嘗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回南馬停水

中鞕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以為不祥問筮者筮者曰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而妻為具沐夜授豊枕豊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馬左白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乃獲昌詰之昌到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豊期以新沐者枕枕為驗乃悞中婦人也　後魏書曰辛祥任司馬失白璧兵樂道顯被誣為賊官屬推處咸以為然

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竟出之月
餘別獲眞賊　又曰司馬悅字慶宗歷任豫州刺史時
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賫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疑邑
人張堤為刼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笞掠自誣言殺
獄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
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曰唯得
一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召居州内刀匠
視之屬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

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皁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　後周書曰柳慶為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謹而失之謂是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并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

乃眞盜耳即遣吏逮捕沙門方懐金逃匿後捕得之盡獲所失之金　又曰柳慶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既衆似是烏合既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作匿名書多牓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恐不免誅聽先首免罪便欲求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牓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牓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　隋書曰韋鼎為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主人之妾及其還

去妾盜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辜獄成上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某寺僧誘妾盜物令奴殺之贓在某處即放此客遣擒僧幷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

察獄二

增交錢 魏書曰廷尉高柔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去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訟莫有省訟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弱養一老

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仇乎對曰無柔曰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久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頗曾舉人錢否乎子文曰自以貧弱初不舉人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也子文怪之知事露應對不次柔問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葬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人

爭縑

風俗通曰漢薛宣字贛君為臨淮太守有一人持疋縑到市賣之道遇雨將縑披戴後一人求共庇廕因授一頭與之雨霽當别因共爭鬬各云我縑詣府自言薛宣劾責兩人莫肯首服宣曰縑直數百錢耳何足紛紛呼吏斷縑各與半使追聽之後人喜曰君恩前之縑主稱怨不已宣曰吾得當矣因詰責之具服悉俾還本主

原察稻芒

後漢周紆為邵陵相廷掾

欲損其威乃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笑語狀陰察口眼中有稻芒乃密問守者曰誰載槀入城對曰惟有廷掾爾又鈴下云外惟廷掾疑君與死人語乃收廷掾而拷問具服不殺人但取道邊死人自後莫敢犯之

蜜中鼠屎

吳孫亮方食生梅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蜜黃門先恨藏吏以鼠屎投蜜中啟言不謹亮令破鼠屎鼠屎中乾亮笑曰若先在蜜中當中外俱濕黃門伏罪

水中兩日

詳察獄一苻融

一男與語

晉書曰陸雲為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其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邀候於是一縣稱為神明

增悉

縱枉盜

唐錢徽字蔚章貶江州刺史初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獄徽按其枉悉

縱去數日舒州得真盜

訪釋僧人

宋向敏中判西京有僧暮過郵舍求宿不許求寢于門外車箱中是夜有盜入其家攜一婦並囊衣踰牆而出僧不寐竊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執詣縣矣因亡去夜走荒草中忽墜眢井而踰牆婦人已為人所殺屍在井血染僧衣主人蹤跡捕僧送官不堪掠治遂自誣服獄已成敏中獨疑之詰問再四僧乃備言其故於是密遣吏訪其賊吏食其村店有嫗聞其自府來問曰僧某獄如何吏紿曰已笞死於市矣嫗歎息曰彼婦人乃此村某甲所殺也吏往捕獲并得其贓僧始得釋

原探情窮審　偏聽生姦　公聽不私

增正大姓殺人

宋朱壽昌知閬州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乃賂里民代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奸引因詰之曰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為婦且壻汝子欲汝代其命有之

乎因色動則又擿之曰汝且死彼券書抑汝女為婢指錢為雇直又不搯汝子將奈何因悟涕泣覆面曰因幾誤死遂以實對壽昌立取子良正諸法焉

原推已以議物　捨狀以探情

誅一以振萬　損少以戒多

舉按一

增後漢書曰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光武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光

武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光武笑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悚號爲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又曰桓帝時李膺爲司隸校尉時小黄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黄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省桓帝怪問其故

并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綱紀頽弛而膺獨持風
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登龍門　唐書曰
禁軍暴横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嘗詣
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
言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
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
擒出仇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
之而因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

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如之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資治通鑑曰後梁時吳張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賕徐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欲以威崇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所按者縣令耳何至於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

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詰謝

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之　續資治通鑑

曰宋太宗時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

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旣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

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

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

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濘而踣及出濘易

馬至商州已磔於市矣聞者快之

舉按二

原多劾權豪　漢范滂為太尉黄瓊所辟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二十餘人

不避彊禦　漢鮑永為司隸以鮑恢為從事俱抗直不避彊禦世祖曰貴戚且斂手避二鮑

方進搏擊　漢翟方進為京兆搏擊豪彊為丞相奏陳咸冒濁苟容云云咸遂廢錮

翁歸發姦　漢尹翁歸補河東倅吏按事發姦太守田延年重之

正故人罪　後漢書蘓章遷蓟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將按其奸贓先設酒肴歡飲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刺史按事者公法也竟正其罪

殺舍中兒　後漢祭遵為軍市令世祖舍中兒犯法遵殺之

即日考竟　魏志滿寵為高平令市人張包為郡督郵貪穢因來在傳舍率

吏卒收之即日考竟遂棄官

待旦奏劾 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天性峻急每當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懼不寢坐而待旦

突霍禹門 趙廣漢將吏至霍禹第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椎破壚罌斬關而去

與謝尚飲 晉羅含字君章桓温使檢劾謝尚舍至不問郡事與尚酣飲而還温問所劾舍曰公以尚何如人温曰勝我舍曰豈有勝公而行非耶温義之

安問狐狸 後漢舉八使巡行天下舉按不法張綱為侍御史受命詔乃埋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貍

有似怪鳥 晉孫盛為長沙太守頗營貲貨從事至郡服高名不劾盛與桓温牋辭旨放蕩曰從事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有似怪鳥温怒遣按贓私檻車收到州不坐

鷹隼始擊 漢孫寶為京兆尹立秋日辟侯文為東部督郵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為嚴霜之誅

次公無所迴避蓋寛饒字次公為司隸無所迴避王生與書曰明主知君公正命君司察之位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不納竟自刎

少君無所迴避諸葛豐字少君為司隸刺舉無所迴避

拷訊

原歲上漢宣詔係者或以掠辜瘐死獄中令郡國歲上係囚　夜拷後漢常林夜擿吏崔林嘲之曰君為廷尉耶常曰無崔曰何故夜拷因常慚之　榜數千漢貫高對獄吏榜笞數千刺爇身無完者　拷連百漢寒朗云拷一連十拷十連百　增無肆掠禮記月令仲春無肆掠掠謂捶拷　榜舍人漢武帝令倡監榜郭舍人不勝痛　原何求不得楚捶肆暴屍

之下何求不得**雖死無辭**吳陳表字文奧為翼正都尉士皆愛附之時有施明盜官物明壯悍收拷極毒雖死無辭孫權以表得健兒心以明付表表破械與沐浴飲食勸誘之乃首服兼引支黨權奇之遂捨明罪

卒從吏訊鄱陽書曰左右不明卒從吏訊

先就拷掠漢范滂繫獄以同繫因多嬰病乃請先就拷掠

五毒備慘戴就會稽人仕郡曹倉掾揚州刺史奏太守成公浮贓從事薛安收就笞掠五毒備慘

增用威如狼釋名曰搥而死曰掠掠良也用威如狼

榜吏至死唐同平章事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己待之奏事或日晏遂省中榜吏自若柳渾曰省閣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狷察不滿歲輒罷之今公何蹈前非顓立威福豈尊主卑臣義耶滉悔悟

原張儀以相璧笞史楚相亡璧門下意疑張儀貧無行必盜相君璧共執儀

掠笞數百不服乃釋之

陸續以母羹免　陸續字智伯為太守尹興門下掾興坐楚王英謀反事徵詣廷尉續與主簿梁宏等傳考詔獄掠毒備至辭氣益壯一日對食涕泣曰母來不得見問何以知曰母所調和羹截肉必方斷葱以寸為度令食餉羹是以知之使者以狀聞赦還鄉里

款辯

原兩辭　尚書曰無或私家於獄之兩辭　五辭　又曰師聽五辭　單辭　又曰明清於單辭　書辭　無頗　抵讕　漢大鴻臚持節移梁王傳相曰王陽病抵讕置辭注抵拒也讕諱也讕力亶切　引證　後漢吳詠為馬賢所辟又為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為證理無兩直自刎死二人慚悔和解涼州刺史張機祭其墓旌其子孫　會獄　追對　不舉其

要 左傳曰王叔氏不能舉其要 **自伏其過** 莊子曰置對自伏其過 **不知置辭** 漢周勃下廷尉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乃書牘背以公主為證注置立也不知對獄之辭牘木簡也 **不足受辭** 漢朱安世云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 **增各呼家屬** 唐通典大理丞諸獄結正徒以上各呼囚與其家屬告以罪名問其狀款不伏則聽其自理 **乃詔推事** 唐刑法志武后詔法司及推事使敢多作辯狀而加語者以故入論 **引說為証** 唐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道語引張說為證將廷辨說惶遽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未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責芬芳多矣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

闢

原相搏穀梁曰公子季友與莒挐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魯之寶刀也公子取而殺莒挐　交捽趙簡子曰孟獻子有鬬臣五人叔向曰子不欲也若使肸侍交捽之可也　搤吭婁敬曰夫人鬬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勝　拔戟左傳曰潁考叔挾輈而走子都拔戟而逐之　忘身論語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　思難又曰忿思難　成之周禮曰鬬怒者成之　繁矣爭鬬之獄繁矣　禁囂司虣禁鬬囂者囂讙也虣音暴　戒鬬論語曰血氣方剛戒之在鬬　拗怒而少息　鬬力鬬志不鬬力　鬻勇

憑怒　用壯　爭雄　血作　脈憤　力爭　心競

鬬心　鬬志　張空拳冒白刃　飽毒手石勒與李陽鄰居爭漚麻池相

毆擊及貴召陽與飲酣詭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下血成江 春秋考異曰龍門下血如江時人謠曰五侯之鬬血成江

監腦伏地 左傳曰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地而監其腦

妻呼即還 春秋專諸與人鬬怒有萬人氣妻一呼即還子胥問之對曰屈於一人之下

人笑而止 劉伶醉與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伶曰鷄肋不足以勝尊拳其人笑而止

兩虎私鬬 寇恂賈復兩虎安得私鬬

兩虎相鬬 勢不俱生謂藺相如廉頗也

宋萬批仇 宋萬遇仇牧批而殺之

高鳳勸鬬 高鳳教授於西唐山中鄰里有爭財持兵而鬬鳳往解之爭者投刃而謝

敎令者罪 刑法志毆人敎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

救鬬者傷 淮南子

小人之性 釁於勇嗇於禍

彊暴

之男 蚌鷸相持 兔犬俱斃 争為事末 鬬乃禍心 不忍小忿 終亂大謀 彊者暴弱 怒有戰鬬

傷

原折齒 齊景公為孺子牛而折其齒 敗面 晉謝萬字萬石嘗與蔡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起謂系曰卿幾敗我面神意自若 擊齒 公羊曰宋萬擊仇牧齒著門闔 折臂 晉羊祜字叔子折臂為三公 抵罪 漢書傷人及盜抵罪 去職 晉祖士約少典選舉妻無男而妬不敢違忤夜寢於外為人所傷約求去職詔不聽司直劉隗劾之宜貶黜詔又不許 不敢傷 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不重傷 左傳君子不重傷 折右肱 易折

其右肱 傷厥足 尚書厥足用傷 折脇拉齒 范雎 斷鼻傷脣 漢博士申咸毀薛宣宣子況賂客楊明疻破咸於宮門外斷鼻傷脣使不得為近侍中丞奏況及明皆大不敬棄市廷尉直議咸過人以不義而疻者與疻人罪同況竟減死疻音侈以杖毆擊腫起青黑而無瘡瘢曰疻

死傷橫道 丙吉字少卿為丞相嘗出逢清道羣鬬死傷橫道吉不問吏問之吉曰人相殺長安京兆尹所職宰相不親小事人服其知大體也 死傷積野 李陵書 頭壁俱碎 藺相如 冠帽傾脫 胥怨 相傷 肆其一怒 合則兩傷 雖未及死 且莫能傷 既奮李陽之拳 乃折羊公之臂 凡過而殺傷者以民成之 周禮

藥人

原祭地左傳申生獻胙公祭地地墳與犬犬斃　毒涇左傳晉侯帥諸侯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寘堇國語驪姬寘堇於肉注堇烏頭也　飲鴆左傳成季以公命命僖叔使鍼季鴆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　噬腊遇毒易　害人聚毒　害物之心　毒人之罪　包藏禍心　合聚毒藥

誣人

原游辭易曰誣善之人其辭游　偽辯行僻而堅言偽而辯　心勞尚書曰作偽心勞日拙　情偽　厚誣左傳鄭賈人曰吾小人不可厚誣君子　矯誣反坐

爾詐　予欺　飾虛　行詐　詐諆　姦計　如簧之舌 詩曰巧言如簧　鑠金之口 衆口鑠金　不當受殃 月令枉橈不當反受其殃

非誣勿坐 漢宣帝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皆勿坐　辭爲憑虛罪

宜閱實

增女誣母 漢宣帝時陳留一老人年八十餘家富無子祗一女適人其妻卒翁復娶一妻生一子翁死其妻育數年前妻女欲奪其財物誣後母所生非我父子郡縣不能斷聞於臺省時丙吉爲廷尉乃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日中無影時八月中命取郡中同歲小兒均服單衣唯老人之子畏寒變色又令與諸兒同立日中唯老人之子無影遂奪其財物歸後母之男前女服誣母之罪

盜誣人 宋錢惟濟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

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箸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汝自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乃服

原與無妄之辭　明巧詐之咎

殺人

原漢法殺人者死　賈制後漢賈彪為新息令土人貧困多不養子嚴為刑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城北有婦人殺子彪出按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常理母子相殘背天違道遂北行按驗　人患禮記爭奪相殺謂之人患　尸僵文選曰睚眦蠆介尸僵路隅言遊俠之徒殺人　莫大之罪周禮　無赦之刑死刑　杯酒相讎古詩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　不忌為賊左傳殺人不忌為賊　狂易得減漢陳忠字伯始上言

狂易殺人得減重論事遂施行也

椎埋為奸 漢王溫舒少時椎埋為奸注椎殺人而埋之

劉普不責 魏志劉煜字子陽父普母疾困臨終煜年七歲兄渙年九歲母戒以普侍人有謟害之性必亂汝家汝能除之則吾無恨煜年十三謂渙曰亡母之言可行矣即入室殺侍人出拜母墓普怒睢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擅行之罪普異之不責也

增以俎壺投 左傳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死

嚴挺之子 唐書嚴武母裴氏不為父挺之所容獨厚其妾英英武始八歲以鐵槌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曰郎戲殺英武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也

原秦舞陽十三殺人

告人罪 匿名併入

原請名 魏典農劉龜竊於禁内射兔其曹張京投書言之帝匿京名送龜付獄髙柔字文惠為廷尉請告者名帝怒曰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不敢毁法帝乃下京名各當其罪

請本 魏時有投書誹謗太祖欲得其主國淵字子尼請其本其書多引二京賦淵乃募讀二京賦者果得罪人

投匿名書 漢趙廣漢為潁川太守惡相朋黨乃許相訐或匿名相告罪者置缿筩令投書於其中缿筩乃瓦器也

有敢告字 漢王嘉上䟽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百姓徵驗章文必有敢告字乃下

增斷匿名告人 宋王安禮神宗時知開封府時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最後一書又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豈有素不快於若者耶曰有持筆求售者拒之怏怏去其意似見銜即命捕訊果其所為也即梟首於市

從坐

原夏誓 夏書甘誓曰予則孥戮汝 **漢律** 晁錯曰罪人不孥文帝除收孥律 **淪胥** 詩曰淪胥以鋪 **連坐** 漢王溫舒為河內連坐千餘家 **巢毀** 漢孔融被誅二子年八歲端坐不起人問之二子曰安有巢毀而不破卵者果并見殺 **荀氏女** 魏荀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坐死何曾使陳咸上議云一人之身內外受辜請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從之 **王淩妹** 魏郭淮字伯濟妻王淩妹也淩誅妹當從罪見收羌夷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五子泣血請淮淮不忍乃令追以書白司馬宣王云云宣王宥之 **應侯席藁** 史記應侯范睢任鄭安平為將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法任人所任不善以其罪罪之秦昭王恐傷應侯意乃下令

有敢言鄭安平事以其罪罪之

義合不坐

漢淳于長封定陵侯坐大逆小妻及姑等六人事未發時已出或改嫁翟方進何武以犯時為論廷尉孔光曰夫婦義合云云詔從光議

劉廙復位

魏太祖時劉廙弟與魏諷謀反當連坐陳羣字長文為言之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使復位

兄弟不及

蜀志麋竺為安漢將軍弟芳為南郡與關羽攜貳叛歸孫權羽兵敗被殺竺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不相及崇待如故也

子妻應坐

魏毋丘儉誅子妻荀氏應坐詔聽離婚詳刑法總載

增為三互法

漢靈帝以州郡相黨為三互法

原申商相坐法

刑法志韓任申子秦用商鞅著相坐之法參夷之刑

趙張連坐法

漢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放縱所監臨部連坐之法注云部內有罪并連坐也

相代罪

原許代 後漢陳忠字伯始為尚書奏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皆施行

請代 漢安帝時尹次史玉殺人次兄初玉母軍請代命因縊而死尚書陳忠議活次玉應劾駮同議曰召忽死子糾孔子曰如經於溝瀆晁父非錯刻峻遂自殞其命班固曰不如趙母指括全宗令殺無罪之初軍活當死之次玉此謂求生非謂代死也詳議讞一

增一門爭死 漢孔融匿張儉事發與母兄三人一門爭死詔坐兄褒罪詳議讞二

猜認

原卓茂馬 漢卓茂字子康為丞相史出行有人認其馬心知其誤默解與之牽車而去謂之曰汝若

自得馬當以此馬詣丞相府後主得馬乃詣府叩頭謝還之

劉寬牛 漢劉寬字文饒為司徒有人失牛就寬車中認之寬下車步歸頃得牛還謝曰慙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錯誤幸勞見歸何謝之有

同舍金 漢直不疑同舍郎亡金疑不疑不疑乃買金償之後乃明也

鄰舍絳 陳重在郎署有郎誤持鄰舍郎絳去主疑重重不自申說市絳還之後郎還絳事乃白

承宮禾 承宮字子少避地於象陰山耕種禾黍將孰人有認之者宮不爭推與之也

曹節豕 魏曹節字元偉鄰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爭後主得亡豕乃慙送謝節節笑而受之

冡間得脯 晉桑虞字子深嘗宿逆旅同舍失脯疑虞盜之虞解衣償之主人曰多恐狐貍偷去乃將脯主至冡間得脯客還虞衣虞投而不顧

冰下得犢 朱沖字巨容少有至行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於

冰下大塹以犢還沖沖竟不受

張儀盜璧 詳究獄二

杜宣疑蛇 風俗通應郴為汲令賜主簿杜宣酒壁上懸弩照於杯影如蛇

子幹墾田稻 鍾離牧字子幹墾田二十畝臨熟縣人認之遂以稻與之縣長召民繫獄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僕自行法牧遂出裝還山陰長釋民自止之民慚舂稻得六十斛米還牧牧不受民置於道旁無取者

長翔墾田稻 郭翻字長翔家貧無業欲墾荒田先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作及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宰令聞以稻還翻翻不受

錯誤 失入入失出併入

原誤宣 孫章誤言兩報重詳議讞二

失傳 **失辭** **失口** **增刑**

僭 左傳刑僭則懼及善人

罰爽 入人之罪罰既爽於躬行

枉撓 枉撓不當及受其殃

謂曲入人罪也　私曲察阿黨謂獄官以私恩曲斷也　容姦輕典容姦　惠暴殺人不死傷人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詳寬刑　原謂上為君夏侯勝質樸見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上前上以是親信之也　以十為百後漢詔賜降胡縑以十為百帝怒將笞郎僕射鍾離意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懈怠為愆則臣位大罪重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乃復　寧失不經

罪分故誤　罰有等差　法有誤論　過宜情恕

情匪誣欺　法當開釋　必先問罪　方可原情　情

匪哀矜　理乖明啟　誠非巧詐之辜　謂寬過誤之

戾　事雖乖於審慎　情宜異於矯誣　事雖昧於二

思　過宜寛於無簡　慎非石氏雖輒愬數馬之能　誤比鍾離宜恕賜縑之謬

文字誤

原失傳有司失其傳也　踳駮紕繆　闕疑　改正　掌以簿書誤於文字　一馬之闕　三豕之疑　十以為百五而闕一　亥豕之疑　魯魚之誤　寧免毫釐之差不容筆削之改　書馬闕文責寧加於石建　賜縑過數罪亦捨於鍾離

使吏供已

原司馬市買 漢蓋寛饒為左司馬在部常為衛官繇使市買衛尉私使寛饒饒以令詣府上辭尚書責問衛尉由是不復私使候司馬

主簿迎醫 晉陶侃廬江人為郡主簿太守張夔妻有疾將迎醫請行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云云

護視家事 漢丞相司直繁延壽奏御史大夫蕭望之多使守吏自給車馬往茂陵護視家事小吏冠法冠為妻先引也

遣修園宅 晉王戎為荆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

增私役門卒 唐鄜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殿中御史李乾祐曰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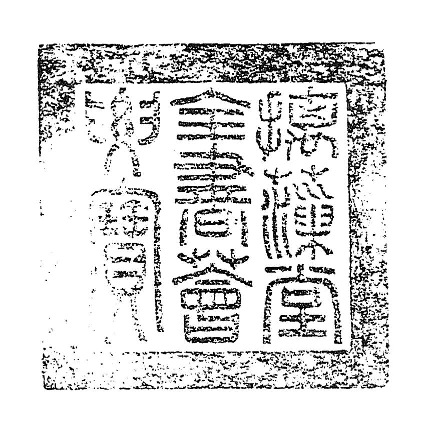
犯夜

原號戒夜三鼜以號戒注鼓也謂夜三擊鼓以巡戒之也鼜音戚扞掫說文曰掫夜驚守有所繫也露浥詩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星行御星行者禁宵行者游者御亦禁也警巡西京賦曰警夜巡晝警守周禮夜事謂夜警守之事夜獵漢李廣將軍夜獵還灞陵亭長呵叱之暮歸晉王承字安期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有犯夜者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暮承使吏送歸家分夜以星分夜不時周禮禁行作不時者注謂晨行者

抵禁抵冒街禁犯禁國禁宮禁詔夜士以詔夜士夜禁注禁行也夜士巡夜之士掌夜時周禮司寤氏掌夜時注謂早晚時也亭吏呵漢李廣嘗從人飲還至灞陵亭亭長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為也止廣宿亭下

部

尉棒魏太祖紀為洛陽北部尉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犯禁者不避豪彊杖殺之愛幸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太祖殺之　夜禁是干必先問罪　宵行有故似可徵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范栩